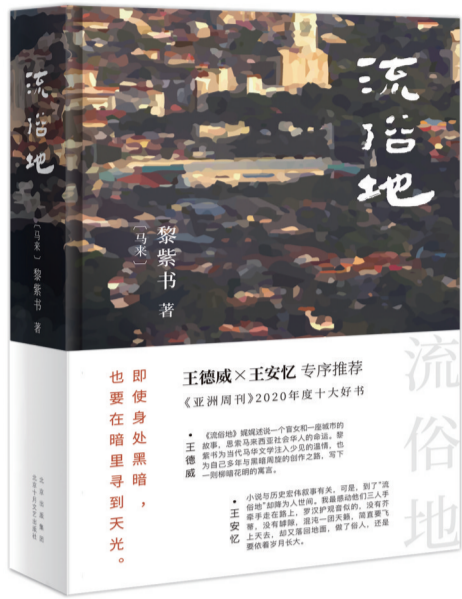


黎紫书《流俗地》:

复现被光阴蚕食的记忆

□戴瑶琴



《流俗地》像一个“漩涡”，海量社会信息以螺旋形偏向力倾于一位普通女性的成长史。隐身于小说的两个关键词令人印象深刻，即“楼上楼”与“百子柜”，它恰能从纵横双向给予解析作品的结构提示。“楼上楼”，楼高20层，它是一座密匝的组屋，以户为单位，既恪守父子、父女、母女、兄弟的亲伦伦理向内探进；又通过照拂同时代的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向外协同散开。“百子柜”，是一组排列有序的抽屉，有条不紊地收纳干涉时代/地域/个人的浩瀚记忆。盲女银霞，凭借对城(锡都)与人的熟稔，抽出一段段已分门别类的往事。《流俗地》从包裹着历史、战争、人性、道义的“雨林故事”中卸力，转向通俗与民俗的“在地”书写。与写实主义同步的文学理念，依然是黎紫书对写作技巧的一贯精心。

视盲，为银霞扫除一切外在的视觉诱惑，她被放置于更接近真相的听觉世界。于是，在组屋绵长的滴水声中、灯管内飞虫的啾啾声中，银霞的探索欲被不断调动，聚合出一系列组屋内外的青春、奋斗与家族故事。“盲”沉陷的黑暗，必然与光亮形成

终获得了相对美好的归宿，少年时代她曾被老顾救助，两人重聚缔结姻缘，如同宿命论的某种回馈。诚然，这样的循环表面上颇为稳妥，但忽略了这本就是银霞退而求其次的决定。经历从“霞女”到“霞姐”的跨越，她的爱情早已在与拉祖、细辉“三人行”时，在与伊斯迈的琴房独处中，被慢慢耗尽。黎紫书采用常见的女性名字，揭示马来西亚底层女性的负重前行。莲珠死守拿督夫人的荣光，银霞维护记忆天才的定位，都在不断擦拭命运底色的晦暗。轮番妥协与抵抗的产生，皆因在意生命的尊严和质量。

盲，到底怎么理解?眼睛看不见就是盲?“盲”源于理性漫漶的心盲。因而，看不看得见已不是核心。银霞借助两条路径与外界交流。众所周知的是倾听，强化人和环境的黏合度。囿于组屋，镇流器发出的声音将她与“楼上楼”接通，“一只蝉或飞蛾什么的被困在灯管里，一旦有光，便哀哀鼓噪。听见这声音，便知道有光了”。搬离组屋后，银霞成为无线德士台的接线员，在电波中与世界相通，她开始拥有丰饶的社会生活。点字机实现她与他人的精神沟通。她“总感觉自己像在一个宽广的异次元世界里走了一圈，成为过另一个人，自己便又多了一个不为人知的层面”。“写信是一件好玩的事，每次都像打开一个话匣子，又像是推开一扇门去别的世界。那些空间也和这里一样的漆黑无形，却包容了别的可能。房里的世界对我如此开放，给我自由。”银霞最为勇敢地一次释放自己，是以信向伊斯迈吐露爱意。一场意外性侵害，关闭了点字机的交流通道，作者不忍将银霞全然弃置于绝境，而是安排了温情转圜。两处细节脱颖而出。电子手表提醒她记住“拉祖是一个光明的人”；顾有光是其伴侣，“有光”即为一种爱的接续。

小说折叠着变与不变的悖论。“百子柜”每个抽屉都是“幽深的洞穴”，开合中滑入一重重黑暗，

依序推进，直至人性黑洞。组屋里的人，视“楼上楼”为“寄居”，搬离“意味困境已渡，人生路上不再需要与同病相怜者相濡以沫”，但一切的改变没有令世界变得更好，如同从“楼上楼”到“美丽园”，居住环境得以良性改善，但生活的情感质地也被硬性置换。原先“楼上楼下左邻右里，无时无刻不充满了日子的气息”。美丽园清冷，“每一座长长的瓦片屋顶如同一条脊椎，联结着几十间住屋，人们算是住在同一屋檐下，却人人清虚自守，老死不相往来”。守望相助的旧时情谊刺破明暗预设，“这里或那里，都一样的乌漆墨黑”，寡淡无趣的日子成为流年常态。作者安排了大辉归来，细辉并没有由此顺势推舟拉拢苦尽甘来的大团圆，维系既定家庭秩序未尝不是一种更妥帖的抉择，凉薄已然定格，逝去的任其过去。作品暗示银霞家像个“盘丝洞”，她常独自将尼龙绳编成一摞一摞扎扎实实的网兜子。网状能组合绵密元素的铺散且联结，直接作用是延展叙事视域及宽度，而我认为小说更贴合纵深结构，作者是“讲故事的人”，注视着银霞沟通“楼”内(细辉家)、“楼”外(马票嫂家)，同时引领现象到本质的思考演进:在皆“盲”的世界里，所有的光是那样可感却不可即，无论是物还是人，脱胎换骨终归幻梦一场。

女性命运是黎紫书在创作中始终倾注情感的重点。“扑火的多半是蛾吧?其实不是，更多的是那些在雨后成群出没的飞蚁，它们有种集体自杀的习性，雨后破土而出，实时长出翅膀觅光而去，又纷纷在灯下甩掉双翼，落在地上蠢蠢蠕动，力竭而死。”《流俗地》塑造女性群像，银霞、马票嫂、莲珠、蕙兰、娟娟的共性是倔强地“绕着日光灯耗尽它们短暂的飞行”。权力利用了女性的毫无戒心，处境的卑微与滞重，源自她们将一切触及爱理想的个人诉求，囤积于胸膛，一次次往下压，埋藏得深一点，更深一点。故事里辗转的湿热感，

除了浮现马来西亚特殊气候外，拉拽由压抑和躁动联合作用于心底的烦闷。梁金妹和拉祖都了解银霞，她“不能安分”，后者一再劝诫她“不要逞强”，可正因为她明白自己什么都没有，所以不断与命运较劲。不敢作逆天大的蕙兰，同样具备结实的生命韧性，对丈夫、对孩子做出的取/舍，都是努力把控个体发展路向。在谈及她对大辉的无限纵容时，“蕙兰用了爱这个字眼，这叫人多么难忘。那是莲珠人生中第一次听到有人说爱。这是多么拗口而不真实的一个字眼啊”。小说穿插讲述女性对严苛外部处境的正面迎击。马票嫂、娟娟、银霞的三段校园经历，其殊途同归的失败，宣告马华女性无法借教育拯救自己。失学失业后，她们被推回社会和家庭野蛮生长。

黑暗与鬼神之说缠绕。各位神仙占山为王，城寨挤着满天神佛，同时“鬼与鬼之间从不串联，也不结党，与她们共冶一炉似乎没有多大的难处。有的时候，她甚至觉得这些鬼魂如熟人般可亲”。梦游，以及法事中的瞬间通灵，似乎令银霞与鬼神的沟通变得顺理成章。神与鬼集体介入人的精神世界，幽灵敏畏，这并非一种魔幻书写，而是当地人的普遍心态。黑夜依然是地上与地下的共同体。“猫”的失而复得也不是偶然，我认为它喻示银霞对命运既往遭遇的释然。她曾被困于心灵暗夜，被强暴的隐忍、挚友罹难的打击、亲人逐渐逝去的现实，一再逼迫她交出辛苦保存的秘密以获取解脱。“普乃”(猫)就是所有隐秘的知情者，只有银霞自己才能令其归来。黎紫书最终还是选择再次模糊虚与实、真与假，热情无法根治社会的昏聩，信念无法扭转女性的弱势，与往昔和解的银霞，流连梦境，又寻迹走出。黑暗在她梦里先被稀释，再被重聚。

一场场梦，蓄积起银霞与黑色缠斗一生的能量。



认识风信子

□阎纯德

二月的北京，夜色寒冷而迷人。我和妻，还有王立先生，与风信子并肩穿过王府井、新华街，到美食城“石亭”，由风信子做东，品尝日本料理。同过去一样，还是那种温热米酒和生鱼片，一柔一刚，生活和大自然的最好契合，给我的形象思维幻化出都市以外的野味画面……这次是风信子“奔丧”路过北京，第三次为我留下一章散文诗。

几年前，萧乾先生介绍我认识台湾女作家风信子(鄞台英)。这美丽的名字让我想起属多年生草本百合科、有红黄白蓝紫各色艳丽总状花序的风信子。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电话里。那时她住北京王府饭店，早上7点钟我们便开始了第一次马拉松电话。话题是惟一的:文学和创作。说到激动时，顺手拉来鲁迅、胡适、琼瑶、三毛和当今大陆文坛“走俏”作家评论一番。第一次，我们就“一听如故”。还有一次是同陈漱渝等人和她一起去看吴祖光、新凤霞，因为人多，使我

一种反差。作家不可避免要处理黑暗与光明的关系。《流俗地》保持静默，银霞不像是明亮世界里黑暗的那个存在，更像是原本黑暗世界中光的指引。时光隧道，夹杂着人与人的层叠、经历与经历的穿越，接受/抗拒的矛盾永远在对心灵施加撕裂感。首先，组屋维持一成不变的暗黑。“组屋巍峨，像是背着半边天;无论日升日落，太阳攀爬或滑坐到了哪个角度，店里也总像灯下黑，大白天依然光线不足，日照稀薄得像鱼缸里飘浮的微生物。”光线悄无声息地从各家房门底下的缝隙溢出，它会制造些许不安定与不安分，但黑暗中抱团的安全感，令每户人家愿意锁死可能的生机。其次，改变命运的希望络绎破灭。或许读者会存疑，银霞最

以散文笔法写的书信集，她立即响应，并为这本书起了个名字《海峡风信》。风信子刻苦勤快，不到一年工夫，就业余写下十余万字。但我因分心分身不能专一，我这一部分却迟迟未能交卷。待到我移心于此，曾答应出版的那家出版社来信说，除缴1至2万元之外，还需认购2000册。我无话可说，只有沉默，只是把这消息，通过“海峡风信”传给风信子。

春节时我给她寄过一张梅花贺卡。她回信说:“你的贺卡放在办公桌的台灯上，金亮的福字我放在心底。我每天与海对岸的温意温情相共，再大的风浪波折都无所惧。”她对北国风光有许许多多向往，渴望一睹万里雪飘的恢弘雄浑。1994年2月28日，她在信里说:“我安抵台北辛亥路家中，身上依旧残留着京城里的气味。坐在书桌前，看着电脑屏幕，敲着键盘，心中升起一股幻觉。这不到10天的相聚，究竟是大伙变着把戏还是我变着把戏?为什么清晰的回忆，却如10月的高空焰火?瞬间闪亮，刹那中寂灭!进京去来，让我仍留着‘下次必定再来的念头’。这座古城，似乎在我心上圈了一道魔咒，叫我一趟趟地为解这个魔咒而来，却也一趟趟地在来了之后，非但旧的魔咒未解，反而更增添了新的魔咒!于是，我眼看飞机扔下枯秃的榆槐枝桠;我瞥见积雪的河塘倒影着机身，我知道，有一件非常重要的行李忘了带走;我确信:有一桩十分重要的事物忘了收拾;但是，我更必然:那件重要的忘了带走的行李，是我‘忘’了带走、一个名叫‘J’的行李;忘了收拾的，是一桩名叫‘回忆’的事物。生命中，有许多偶然;也

有许多必然。十年前，我绝对料不到，梦也不曾梦的是:这一生中，会对这样的一座古城，有如此浓烈的“归乡”之感;这一生中，有块土地能让我产生重回母体子宫般的深恋。尽管这座古城正逐渐消失她的原貌，然而，我清楚地知道:只要我踩在这块大地上，无论她如何改变，她始终是我的“原乡”，是我的故土。古老的说法:孩子落地后，胎衣就必须埋在产妇的床脚下。我想:这座古城让我如此深恋，必是前世的我，曾将胎衣埋在这古城的某个小胡同中;必是前生的我，把灵魂、骸骨埋葬在这古城的某一处土丘荒垒里。于是让我在今生的某个时辰中，一而再地重返古城，想翻找胎衣，想重新拼合枯骨，想找着管理的胎衣后，能再回母体子宫;想拼合枯骨后，再走一趟前世今生。一趟趟，不厌其烦地来;一趟趟，不择手段地来;一趟趟，为圆前世未了之梦来;一趟趟，为续今生未竟之缘来。如候鸟，如蝉，如蛙，无须旁人指点，心中自有方向，一个目标，回到北京城。此刻，身在台北，心，依然留在京城大地上，留在晴冷的京城空气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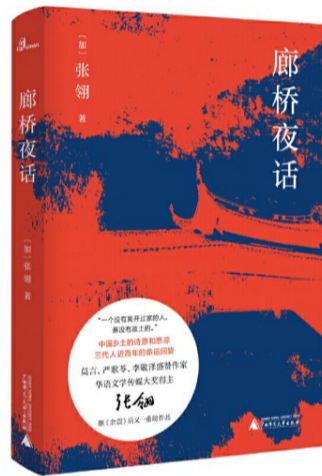
这封信犹如永驻的春风，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她的情怀，她的人格，她的文品，以及她那几分血气几分侠气中的细腻和温柔，都是认识她的透镜。她说过，已逝的岁月是耕耘，是播种，尽管写作之路坎坷崎岖，但是，她无怨无悔，载欣载奔，一颗虔诚的心期待着开花、结果、丰收。风信子正当花期盛时，她必然年年盛开，“带着亘古的盟约和淡远的幽香与春相聚”。

书讯

张翎《廊桥夜话》出版

近期，加拿大华人作家张翎小说《廊桥夜话》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个没有离开过家的人，是没有故土的。”《廊桥夜话》是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得主、华文作家张翎最新创作的小说，首次发表于《十月》杂志，甫一发表便被《小说月报》《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争相转载。五进土村位于浙南和闽北的交界处，它有与众不同的绿，也有难以挣脱的穷。杨家三代儿媳的进门，都与“瞒”和“骗”脱不开关系。李月娇趁着夜色，逃跑过两次，但两次都是自己回来的，为了一双儿女阿贵和阿意，从此心无旁骛，变成了阿贵妈。她的婆婆年轻时，十年内跑了三次，正因为她确定再美的山水也镇不住一个“穷”，所以格外仔细地盯住儿媳，掌控着家。阿珠从越南来，不断以谎言自保，可回乡已是奢望。“廊桥”既是中心地标，又是核心意象，它连缀起历史、现实和未来。张翎以她特有的方式叙述着对于生活的谛听、审视和思索，是一令人深思的现实主义力作。(华雯)



宿雪(局部) 赵大白作

华馨 唐建成书 HUA XIN

Advertisement for 'Yanwen' magazine, including contact info and subscription details.

Advertisement for Nanjing Far East Bookstore new arrivals, listing various books and authors.

Advertisement for book submissions, including contact info for Hainan Cultural Service Co.

Advertisement for 'Wild Grass' magazine, listing contents and subscription info.